

■ 周末人物 八一战旗飘·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 编者按

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了。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创建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成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此后，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证明：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来自人民、“为工农求解放”“紧紧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军队才真正实现了革命的自觉，激发出官兵最大限度的战斗热忱。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

参加这个军队的人……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我们再回首那峥嵘岁月，回看那条充满苦难与辉煌、洒满鲜血与汗水的红色征途，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人民军队同敌人斗争到底？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这是我们党红色基因的核心和根本，也是我们最需要传承的理想和信念。

为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营养，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本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开设《八一战旗飘》专栏，敬请读者关注并提供新闻线索。

在黄埔军校，与陈赓同岁的他，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紧跟共产党的步伐，成为唯一的参加第一次东征、第二次东征、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的山东籍共产党员。

冷相佑：黄埔硬骨头 血染竹竿山

□ 本报记者 卢昱

1924年春节刚过，临沂市郯城县青竹村（今属兰陵县）萧索如旧。

青竹村21岁的小伙子冷相佑，新婚不久便收拾好行囊，准备奔赴上海。这次赴沪，是为了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初试。

等待他的，是人生的新篇章。他紧跟中国共产党的步伐，成为唯一的参加第一东征、第二次东征、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的山东籍共产党员。

在冷相佑的人生抉择中，我们看到他作为人民军队一员的血性与坚守……

“1926年秋天，我父亲曾回家过一次。并在同年寄给家里一只柳条编制、长约一米、宽半米多的箱子。”冷相佑的儿子冷承备今年92岁了，提起父亲，他依然难掩激动。老泪纵横，“现在想来，除了随身穿用之外，这箱子是他参加革命后的所有财物了。连箱子都寄回老家来了，也意味着他准备随时献身革命了。之后俺们家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父亲的音讯。”

入黄埔，推翻列强，打倒军阀

早在1923年年底，冷相佑便由表兄张苇村（山东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介绍加入国民党，由宋聘三、刘绩学（均为河南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保荐报考黄埔军校。

当时，黄埔军校招生是秘密进行的。1924年3月14日，冷相佑到达上海环龙路44号参加考试，面试官是毛泽东。从冷相佑入校时的照片来看，他身高1.8米，挺拔直立，长相英俊清秀。

报考军校，冷相佑可谓文武兼备。冷相佑的祖父是一位仁德乡里、扶危济困的良医，清末郯城县知县曾赠匾鼓励。冷相佑的父亲冷玉京，子承父业，亦远近闻名。

家境尚算宽裕的冷相佑，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冷承备清楚地记得，当年整理父亲的书籍时，整整装满了三个喂牛用的草筐。

1919年，冷相佑考入山东省立第五中学。在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冷相佑开始关注国情民生。翻看 he 当年的文稿，《国家财政日见困难而国民生活程度日见增高，其原因何在并建议补救之策》《孔子可否定为国教试各抒（疏）所见以对》《道德之制人严于法律论》（疏）已按物以类聚为本论》，侃侃而谈，迸发着爱国青年的慷慨与敏捷。

为了练字，冷相佑将自己所见青石碑上的碑文拓下来，照着拓片一遍遍临摹，笔酣墨饱，书法遒劲有力。至今，冷氏族人依然保存他当年临摹的拓片。冷承备回忆，奶奶常说父亲的字十里八村没有人能比得上，那蝇头小楷比印刷体还整齐美观。

在兵荒马乱的一百年前，青竹村一带常有土匪出没。为此，青竹村村民在村庄周围用青石垒砌了高约3米、宽约半米的围墙，用厚厚的木板做成城墙门。土匪经常出没的年里，村长每天都安排家人在村内巡逻、守备。为抵御土匪，不少村民家里都备有大刀、长矛等，后又相继添置了土枪、洋枪、汉阳造。

而青竹村自明代以来，便是远近闻名的武术村。青竹太祖长在鲁南地区小有名气，冷氏族人都习得此拳法。每年秋收以后，冷氏族人便集中演练、切磋太祖长拳。平时，无论田间地头还是街头巷口，随处可见挥舞长拳、强身健体的村民。

在尚武的村庄成长起来的冷相佑，自幼跟着长辈们习武练拳。少年时，冷相佑身强体壮，可单手翻过村里农户家的土围墙，亦可轻而易举单手上马。

凭着一股热血，冷相佑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青年，齐聚黄埔。1924年5月中旬，他被录入后来将星如云的黄埔军校一期步兵科，编入第四学员队学习。在其自填的“入学原因”一栏中，他这样写道：“为学习军人知识，锻炼军人人格，以冀将来推翻列强帝国资本主义，打倒国内军阀，完成革命之目的。”

信共产，投身革命，救国救民

1924年6月16日，9时20分，孙中山登上黄埔军校操场上简易的主席台，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孙中山慷慨激昂地指出：“我们今天开办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都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所以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孙中山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听得黄埔军校师生群情激昂。从那一刻起，冷相佑就把“不



二一，山东省郯城县青竹村。通訊處，郯村神山鎮郵局轉交。

左图为冷相佑到黄埔入学时存照，是他仅存的一张照片。右图为冷相佑的儿子冷承备接受记者采访。他如今身体硬朗，身材、长相有其父遗风。

为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黄埔革命精神，融化在热血沸腾的身躯之中。

“黄埔军校开学不久，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黄埔军校的第一个党支部，陈赓任候补干事。在这里，与陈赓同岁的冷相佑，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海军某部军史研究者李玉臣介绍道，冷相佑还与其他中共党员一起，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力量，与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5年2月，冷相佑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在第一次东征作战时，冷相佑所在的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赶来支援何应钦教导第一团，突袭陈炯明的司令部。潮（州）梅（县）地区全部为东征联军收复，困守在惠州孤城的杨坤如部见援兵无望，出城向东征联军投降。

1925年9月，原已被打败的广东军阀陈炯明残部，卷土重来，趁着国民革命军平叛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机，重占潮州、汕头；而盘踞广东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也与其配合，企图向广州进攻。广州国民政府为彻底消灭广东省的军阀势力，进行第二次东征。10月初，冷相佑参加到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为巩固广州革命政权作出了贡献。此时，冷相佑已锻炼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革命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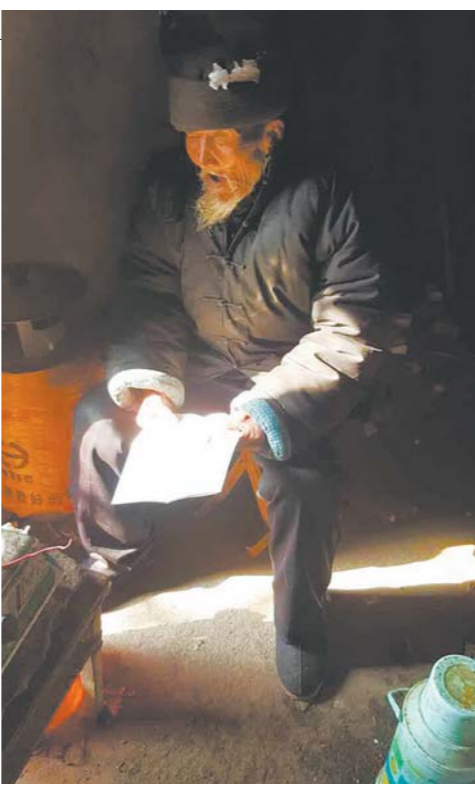
为了消灭各省军阀割据，统一中国，实现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1926年5月，北伐战争拉开序幕。以黄埔学生军为主力扩编的国民革命军，奋勇进军，扫除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1926年秋，冷相佑受周恩来的派遣，到贺龙部一师九连任上尉连长，参加北伐战争，其部直捣湘鄂赣守敌，一路所向披靡，摧枯拉朽，是北伐的开路先锋。

1926年8月，为联络地方进步人士，组织力量，继续北伐，冷相佑受党组织特派，在徐州成立地下苏鲁边区办事处。冷相佑推荐初中国同学郑亦桥参加办事处的工作，担任联络员。当时的办公地点设在天河药房，以卖药为掩护职业。

假拜访，窥探敌情，瓮中捉鳖

在同为冷相佑黄埔一期同学王之宇的回忆中，我们得以还原冷相佑最后一次离乡后的人生轨迹。

1927年6月，冷相佑所在部队在武昌进行改编，隶属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教导团。该团团长是侯镜如，冷相佑任第一营营长，王之宇任第二营营长，黄埔一期同学刘希程任第三营营长。当时装备较差，武器、弹药、通讯器材都短缺，甚至行军锅灶也缺少。



那时正值革命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也是国民党宁汉分裂时期，教导团成立不久，便随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出发东征讨蒋。冷相佑率部队，从汉口向东南方向200公里外的九江方向行进。

7月27日，队伍开抵南昌，教导团驻扎在南昌顺化门外老营房。与驻地毗邻的营房内，驻有第九军金汉鼎部的七十九团。双方仅一墙之隔。7月29日，团长侯镜如带领全团营、连级干部，对敌团作礼节性拜访。负责接待的是七十九团四十多岁的胖团长朱某，此人蓄着一脸络腮胡子，看到来访的教导团营连长们穿戴利索，一色灰布短裤，打着软绑腿，头戴软帽，朱某客客气气地说：“嘿，你们都这么年轻，真是英雄出在少年！”

侯镜如故意恭维道：“我们是晚辈，哪有朱团长经验丰富、见识广。难得有这么个同院驻防的机会，特地来讨教讨教。”接着便问起这个团的情形，并且借口熟悉地形、增长见识，要求到营房外参观。

这个朱某着实昏聩，高帽子一戴，便不知如何是好，满口答应：“好，好好！”高高兴兴地介绍起他这个团的情况，有多少人，装备怎么样，有什么重武器，各营连驻地是怎么配置的，连每个战士有多少子弹都说了。

接着，朱某又领着冷相佑一行人到营房内外参观一圈，敌营的地形也弄清楚了。这是一幢很大的青砖瓦房，他们全团都在这幢房子里，房子被一圈一人多高的矮墙围着，墙外是一道一人多深的干沟。

此营房北部，是冷相佑所在教导团驻扎营房。两个营房的门都向西边的大操场开着，中间只隔一道矮墙。只要越过墙来，冲进房门，敌人便是“瓮中之鳖”了。之后，众人看了营房和宿舍内的铺位、背包、枪架，上面还排列着枪支、子弹带。侯镜如指着这些枪架对冷相佑等人说：“你们看，他们的武器多么整洁，安放在这里。”

当走到营房围墙边时，侯镜如看到墙有几处坍塌，忽然心里一动，忙装着关心地问：“朱团长，这些地方豁着，会不会跑兵？”朱某满不在乎地摇摇头，理着胡子说：“不要紧，晚上有警戒。”

侯镜如连忙点头，装作无心地告诉冷相佑：“看见了没有？这里放了警戒了。”这样看了有一个多钟头，当众人“辞谢”朱某，走出敌营大门时，一个具体的战斗方案在侯镜如心中暗暗拟成了。

当晚九点多钟，侯镜如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宣布起义的命令。一听说要起义，同志们个个眉飞色舞。几个营长也明白了刚才到敌营“拜访”的示意。冷相佑语音未改，一拍大腿跳起来说：“刚才我还嫌参观的时间太长了，早告诉我们要起义，我们看得还要仔细些哩。”

夜杀贼，猛烈扫射，起义成功

在侯镜如的部署中，冷相佑所在第一营以

夜间演习为名，埋伏在敌营房对面，从正面进攻敌团，堵截敌人；第二营从营房内越墙突袭敌团，歼灭敌人；第三营作预备队，团直属连则担负解决敌团本部的任务。对于最重要的突袭任务，冷相佑情绪激昂，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完成这一使命。

会议散后，各人分别带领部队，秘密快速行动，隐蔽在指定地点，等候总攻命令。当天的特别口令是“河山统一”，夜间的紧急口令是“杀贼”，所用的手电筒上都贴了红十字标记。

午夜后一时左右，忽听到远处一声枪响。冷相佑率第一营官兵按原计划向敌人发动围攻，一面向敌人猛烈扫射，一面高声喊话“不许动”“缴枪不杀”。敌人遭到袭击围攻，一时被弄得晕头转向，除了一些哨兵抵抗外，大部分敌人在睡梦中惊醒，狼奔豕突，相互冲撞，乱成一团。经过短时期激战，大部分敌人举手投降，还有一部分敌人，就在营房内对起义军鼓掌，表示欢迎。

9月24日，除留守潮州的兵力外，起义军主力从潮州城出发攻占汕头。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也随军赴汕。

此时，国民党军陈济棠、黄绍竑、钱大钧部的重兵开始大举追击起义军。针锋总有相对时。以冷相佑所在教导团和第六团为主的六七百起义军，守卫潮州，担当殿后任务，却遭到了强悍的桂系黄绍竑部九千之众进攻。

得到大军袭来消息的冷相佑，率部在潮州城东北丘陵地区构筑阵地，左起竹竿山，右到韩江江心。他所在第一营居左，王之宇所在第二营居中，第三营居右，前敌委员会又调拨一个炮兵连，附在第二营。

约上午八时，冷相佑部即与敌接触。敌人开始想从中间突破，向第二营猛烈进攻。由于官兵奋勇抗击，敌人几次进攻均被击退。敌人发现阵地有炮兵，下午乃转向第一营阵地迂回攻击，并引起全线反复猛烈争夺，敌我双方伤亡均重。

在这次战斗中幸存下来的开国上将杨至诚，彼时在六团六连担任连长，与冷相佑一起在山头阵地作战。他曾回忆，战斗一开始就十分紧张，敌人组织了敢死队，在炮火掩护下，整队整队地向着山头冲锋。

“工事被炮火轰垮了，我们就趴在土石后面打；负伤了，包扎一下再投入战斗，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但越打困难也越多；敌人一再增援，我们没有支援；伤员增多了，弹药没有了。打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检查了一下，全连人员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子弹最多的只有三四发，有的已经在用石头当武器了。”杨至诚曾回忆道。

下潮汕，会昌恶战，冲锋在前

冷相佑所在的竹竿山阵地经过抵挡桂军的几轮冲锋，起义军官兵越战越少。下午四时，守竹竿山阵地的起义军部队伤亡达三分之二，弹药殆尽。冷相佑腹部和背部受伤，肠子外流，这位硬汉顽强地支撑着生命，战斗到最后

一息，年仅24岁。

战场还未来得及打扫，起义军的有生力量在潮安党组织和人民帮助下，有近百人成功突围。他们当中有20军政治干事毛泽覃、警卫队班长袁裕、六团六连连长杨至诚。这批人后来与饶平朱德部会合，汇成一支近2500人队伍，转战湘南，到达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

冷相佑牺牲后，家人没有得到一丝音讯。“我奶奶活到一百多岁。每每想起我父亲，她都泪流满面。我小时候不太理解，越长大越明白那种感觉。”冷承备回忆道。

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冷相佑。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接见黄埔军校校友时说：“黄埔硬骨头冷相佑的家属不知道在哪儿，请大家帮助查找一下烈士的家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寻访到青竹村了解冷相佑家人情况时，其母亲仅听说冷相佑是由张苇村介绍加入国民党，不知更多信息。老人更不知说出真相后是吉是凶，顾虑重重之后，她断然选择了隐瞒，不愿承认冷相佑是自己的儿子。

历史铭记着那些为共产主义信仰捐躯的斗士。2014年12月25日，民政部向冷承备颁发了冷相佑的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冷相佑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冷相佑在青竹村住过的房子。

相佑也顾不上黄埔情谊，率部冲击当面之敌，以增援进攻部队，进而与主攻部队围歼会昌守敌。

会昌战役是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取得的唯一一次大胜仗，共歼敌5000余人，俘敌900余人，此外还缴获了山炮、迫击炮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辐重。战役结束后，冷相佑所在部队南下路线原本是经大庾筠门岭、蕉岭、梅县，向潮州、汕头前进。但为了出其不意，打击敌人，在会昌战斗后，冷相佑等又折回瑞金，向东经闽入粤，沿上汀、上杭到潮州、汕头。

守竹竿，弹尽粮绝，至死方息

9月24日，除留守潮州的兵力外，起义军主力从潮州城出发攻占汕头。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也随军赴汕。

此时，国民党军陈济棠、黄绍竑、钱大钧部的重兵开始大举追击起义军。针锋总有相对时。以冷相佑所在教导团和第六团为主的六七百起义军，守卫潮州，担当殿后任务，却遭到了强悍的桂系黄绍竑部九千之众进攻。

得到大军袭来消息的冷相佑，率部在潮州城东北丘陵地区构筑阵地，左起竹竿山，右到韩江江心。他所在第一营居左，王之宇所在第二营居中，第三营居右，前敌委员会又调拨一个炮兵连，附在第二营。

约上午八时，冷相佑部即与敌接触。敌人开始想从中间突破，向第二营猛烈进攻。由于官兵奋勇抗击，敌人几次进攻均被击退。敌人发现阵地有炮兵，下午乃转向第一营阵地迂回攻击，并引起全线反复猛烈争夺，敌我双方伤亡均重。

在这次战斗中幸存下来的开国上将杨至诚，彼时在六团六连担任连长，与冷相佑一起在山头阵地作战。他曾回忆，战斗一开始就十分紧张，敌人组织了敢死队，在炮火掩护下，整队整队地向着山头冲锋。

“工事被炮火轰垮了，我们就趴在土石后面打；负伤了，包扎一下再投入战斗，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但越打困难也越多；敌人一再增援，我们没有支援；伤员增多了，弹药没有了。打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检查了一下，全连人员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子弹最多的只有三四发，有的已经在用石头当武器了。”杨至诚曾回忆道。

冷相佑所在的竹竿山阵地经过抵挡桂军的几轮冲锋，起义军官兵越战越少。下午四时，守竹竿山阵地的起义军部队伤亡达三分之二，弹药殆尽。冷相佑腹部和背部受伤，肠子外流，这位硬汉顽强地支撑着生命，战斗到最后

一息，年仅24岁。

战场还未来得及打扫，起义军的有生力量在潮安党组织和人民帮助下，有近百人成功突围。他们当中有20军政治干事毛泽覃、警卫队班长袁裕、六团六连连长杨至诚。这批人后来与饶平朱德部会合，汇成一支近2500人队伍，转战湘南，到达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

冷相佑牺牲后，家人没有得到一丝音讯。“我奶奶活到一百多岁。每每想起我父亲，她都泪流满面。我小时候不太理解，越长大越明白那种感觉。”冷承备回忆道。

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冷相佑。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接见黄埔军校校友时说：“黄埔硬骨头冷相佑的家属不知道在哪儿，请大家帮助查找一下烈士的家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寻访到青竹村了解冷相佑家人情况时，其母亲仅听说冷相佑是由张苇村介绍加入国民党，不知更多信息。老人更不知说出真相后是吉是凶，顾虑重重之后，她断然选择了隐瞒，不愿承认冷相佑是自己的儿子。

历史铭记着那些为共产主义信仰捐躯的斗士。2014年12月25日，民政部向冷承备颁发了冷相佑的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冷相佑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